

宋

書

二五



—



列傳第二十三

宋書六十三



臣沈約

新撰

王華

王曇首

殷景仁

沈演之

王華字子陵琅邪臨沂人太保弘從祖弟也祖
蒼衛將軍會稽內史父獻太子中庶子司徒左
長史居在吳晉隆安初王恭起兵討王國寶時

蘇丁母憂在家恭檄令起兵蘇即聚衆應之以
女爲貞列將軍以女人爲官屬國寶旣死恭檄
蘇起兵之際多所誅戮至是不復得已因舉兵
以討恭爲名恭遣劉牢之擊蘇蘇敗走不知所
在長子泰爲恭所殺華時年十二在軍中與蘇
相失隨沙門釋曇求逃竄時牢之搜檢覓華甚
急曇求使華提衣幪隨後津邏咸疑焉華行遲
求呵罵云奴子怠懈行不及我以杖捶華數十
衆乃不疑由此得免遇赦還吳少有志行以父

存亡不測布衣蔬食不交游如此十餘年爲時人所稱美高祖欲收其才用乃發歆喪問使華制服服闋高祖北伐長安領鎮西將軍北徐州刺史辟華爲州主簿仍轉鎮西主簿治中從事史歷職著稱太祖征江陵以爲西中郎主簿遷咨議參軍領錄事太祖進號鎮西復隨府轉太祖未親政政事悉委司馬張邵華性尚物不欲人在己前邵性豪每行來常引夾轂華出入乘牽車從者不過二三人以矯之嘗於城內相逢華陽

不知是邵謂左右此鹵簿甚盛必是殿下出行
乃下牽車立於道側及邵至乃驚邵白服登城
爲華所糾坐被徵華代爲司馬南郡太守行府
州事太祖入奉大統以少帝見害疑不敢下華
建議曰羨之等受寄崇重未容便敢背德廢主
若存慮其將來受禍致此殺害蓋由每生情多
寧敢一朝頓懷逆志且三人勢均莫相推伏不
過欲握權自固以少主仰待耳今日就徵萬無
所慮太祖從之留華總後任上即位以華爲侍

中領驍騎將軍未拜轉右衛將軍侍中如故先是會稽孔寔子爲太祖鎮西咨議參軍以文義見賞至是爲黃門侍郎領步兵校尉寔子先爲高祖太尉主簿陳損益曰隆化之道莫先於官得其才枚卜之方莫若人慎其舉雖復因革不同損益有物求賢審官未之或改師錫僉曰煥平欽明之誥拔茅征吉箸於幽賁之交晉師有成瓜衍作賞楚垂無入薦賈不賀今舊命惟新幽人引領韶之盡美已備於振綱武之未盡或

存於理目雖九官之職未可備舉親民之選尤
宜在先愚欲使天朝四品官外及守牧各舉一
人堪爲二千石長吏者以付選官隨缺叙用得
賢受賞失舉任罰夫惟帝之難豈庸識所易
然舉爾所知非求多人因百官之明孰與一識
之見執咎在己豈容徇物之私今非以選曹所
銓果於乖謬衆職所舉必也惟良蓋宜使求賢
闢其廣塗考績取其少殿若才實拔羣進宜尚
德治阿之宰不必計年免徒之守豈限資秩自

此以還故當才均以資資均以地宰莅之官誠
曰吏職然監觀民瘼翼化宣風則隱厚之求急
於刀筆能事之功接於德心以此論才行之年
歲豈惟政無秕蠹民底手足而已將使公路日
清私請漸塞士多心競仁必由己處士砥自求
之節仕子藏交馳之情甯子庸微不識治體冒
昧陳愚退懼違謬甯子與華竝有富貴之類自
羨之等秉權日夜構之於太祖甯子嘗東歸至
金昌亭左右欲泊船甯子命去之曰此弑君亭

不可泊也華每閑居諷詠常誦王粲登樓賦曰
冀王道之一平假高衢而騁力出入逢羨之等
每切齒憤咤歎曰當見太平時不元嘉二年甯
子病卒三年誅羨之等華遷護軍侍中如故宋
世惟華與南陽劉湛不爲飾讓得官即拜以此
爲常華以情事異人未嘗預宴集終身不飲酒
有燕不之詣若宜有論事者乘車造門主人出
車就之及王弘輔政而弟曇首爲太祖所任與華
相埒華嘗謂己力用不盡每歎息曰宰相頓有

數人天下何由得治四年卒時年四十三追贈散騎常侍衛將軍九年上思誅羨之功追封新建縣侯食邑千戶謚曰宣侯世祖即位配饗太祖廟庭子宣侯嗣官至左衛將軍卒子長嗣太宗泰始二年坐罵母奪爵以長弟終紹封後廢帝元徽三年終上表乞以封還長許之齊受禪國除華從父弟鴻五兵尚書會稽太守王曇首琅邪臨沂人太保弘少弟也幼有業尚除著作郎不就兄弟分財曇首唯取圖書而已

辟琅邪王大司馬屬從府公修復洛陽園陵與
從弟球俱詣高祖時謝晦在坐高祖曰此君竝
膏梁盛德乃能屈志戎旅曇首答曰旣從神武
之師自使懦夫有立志晦曰仁者果有勇高祖
悅行至彭城高祖大會戲馬臺豫坐者皆賦詩
曇首文先成高祖覽讀因問弘曰卿弟何如卿
弘答曰若但如臣門戶何寄高祖大笑曇首有
識局智度喜愠不見於色閨門之內雍雍如也
手不執金玉婦女不得爲飾玩自非祿賜所及

一毫不受於人太祖爲冠軍徐州刺史留鎮彭
城以曇首爲府功曹太祖鎮江陵自功曹爲長
史隨府轉鎮西長史高祖甚知之謂太祖曰王曇
首沈毅有器度宰相才也汝每事咨之景平中
有龍見西方半天騰上廕五綵雲京都遠近聚
觀太史奏曰西方有天子氣太祖入奉大統上
及議者皆疑不敢下曇首與到彥之從兄華固
勸上猶未許曇首又固陳并言天人符應上乃
下率府州文武嚴兵自衛臺所遣百官衆力不

得近部伍中兵參軍朱容子抱刀在平乘戶外
不解帶者數旬旣下在道有黃龍出負上所乘
舟左右皆失色上謂曇首曰此乃夏禹所以受
天命我何堪之及即位又謂曇首曰非宋昌獨
見無以致此以曇首爲侍中尋領右衛將軍領
驍騎將軍以朱容子爲右軍將軍誅徐羨之等
平謝晦曇首及華之力也元嘉四年車駕出北
堂嘗使三更竟開廣莫門南臺云應須白虎幡
銀字榮不肯開門尚書左丞辛玄保奏免御史

中丞傅隆以下曇首繼啓曰旣無墨敕又闕幡
榮雖稱旨不異單刺元嘉年二年雖有再開
門例此乃前事之違今之守舊未爲非禮但旣
據舊使應有疑却本末曾無此狀猶宜反咎其
不請白虎幡銀字榮致門不時開由尚書相承
之失亦合糾正上特無所問更立科條遷太子
詹事侍中如故晦平後上欲封曇首等會讌集
舉酒勸之因拊御牀曰此坐非卿兄弟無復今
日時封詔已成出以示曇首曇首曰近日之事

豐難將成賴陛下英明速斷故罪人斯戮臣等
雖得仰憑天光効其毫露豈可因國之災以爲
身幸陛下雖欲私臣當如直史何上不能奪故
封事遂寢時兄弘錄尚書事又爲楊州刺史曇
首爲上所親委任兼兩宮彭城王義康與弘竝
錄意常怏怏又欲得楊州形於辭旨以曇首居
中分其權任愈不悅曇首固乞吳郡太祖曰豈
有欲建大廈而遺其棟梁者哉賢兄比屢稱疾
固辭州任將來若相申許者此處非卿而誰亦

何吳郡之有時弘久疾屢遜位不許義康謂賓
客曰王公久疾不起神州詎合卧治曇首勸弘
減府兵之半以配義康義康乃悅七年卒太祖
爲之慟中書舍人周起侍側曰王家欲褻賢者
先殞上曰直是我家褻耳追贈左光祿大夫加
散騎常侍詹事如故九年以預誅羨之等謀追
封豫寧縣侯邑千戶謚曰文侯世祖即位配饗
太祖廟庭子僧綽嗣別有傳少子僧虔昇明末
爲尚書令